

副刊文丛

主编

李 辉

王刘纯



踏歌行

陈娉舒 著



副刊文丛

— 主编 —

李辉

王刘纯



踏

歌

行

陈娉舒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郑州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踏歌行 / 陈娉舒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1
(副刊文丛 / 李辉, 王刘纯主编)
ISBN 978-7-5347-9068-3

I. ①踏…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2242 号

踏歌行

陈娉舒 著

出版人 王刘纯

项目统筹 李光洁 成 艳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牛志远

书籍设计 段 旭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副刊文丛”总序

李 辉

设想编一套“副刊文丛”的念头由来已久。

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迄今已有百年行程。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副刊。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最为便利的交流平台。百年间，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培养过多少作家，若要认真统计，颇为不易。

“五四新文学”兴起，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从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到巴金的小说《家》等均是在北京、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杂志、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近些年，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也随之隐退，风光不再。

尽管如此，就报纸而言，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在电台、电视、网络、微信等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报纸的

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无法与昔日同日而语。在我看来，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或者说，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

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我进入报社，先是编辑《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后是编辑《人民日报》副刊《大地》，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除了编辑副刊，我还在《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的副刊上，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副刊与我，可谓不离不弃。编辑副刊三十余年，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曾编辑过副刊，如夏衍、沈从文、

萧乾、刘北汜、吴祖光、郁风、柯灵、黄裳、袁鹰、姜德明等。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

行将退休，编辑一套“副刊文丛”的想法愈加强烈。尽管面临互联网等新媒体方式的挑战，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原创性、丰富性等特点，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传承。一大批副刊编辑，不急不躁，沉着坚韧，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又笔耕不辍，佳作迭出。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集中呈现，使纸媒副刊作品，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历史，留存文化。这样，便于日后人们可以借这套丛书，领略中文报纸副刊（包括海外）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

“副刊文丛”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每年大约出

版二十种。

第一类：精品栏目荟萃。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涵盖文化、人物、历史、美术、收藏等领域。

第二类：个人作品精选。副刊编辑，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可从中挑选若干，编辑个人作品集。

初步计划先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编选，然后，再往前延伸，直到“五四新文学”时期。如能坚持多年，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

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如此大规模的一套“副刊文丛”，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友情笃深，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在开始编选“副刊文丛”过程中，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丛书主编，感谢袁鹰、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副刊文丛”的顾问，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副刊面面观》一书写序……

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构想不可能落地。

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坚持下去，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

201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酷热中

人与歌，皆在路上

韩浩月

认识陈娉舒 12 年了。她在《中国青年报》主持文化新闻版块的时候，我是她的作者。娉舒的工作风格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完美，时常就一篇稿子与作者反复沟通，而我的写稿风格是力争靠谱，因此我们的合作非常顺畅而愉快。

娉舒是位气质美女，这一点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发现

了。印象较深的是，有一次她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家餐馆请大家吃饭，席中不断有新人加入，都是京城里写字麻溜儿好的腕儿，酒席于是便成了流水席。她酒风豪爽，且能够坚持陪一桌糙老爷们好酒者吃喝到最后，不厌不烦，实属难得。

那会儿还是 MSN 时代，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因为我也写少量的情感文章，发在《中国青年报》的著名版面《屋檐下》上，娉舒看到后总会跑来闲聊几句。娉舒提问的方式很高明，不给人以八卦之感，却能引人踊跃作答。所以那段时间的聊天，很可能我不小心坦露出一些不适合写到文章里的真心话，但我信娉舒是很好的“树洞”。

这本书里收录的大多数文章，在见报的时候读过。自称有“拖延症”的娉舒，在写作过程里承受了一些煎熬，这些文章完全可以形容为“心血之作”。我在阅读时总想寻找些她没能写到文章里的心迹。但读多了，觉得娉舒的写作，不像我那样时常会藏起来一些东西，她是掏了心窝子写的，完整地读完这本书，就能基本

掌握她的人生履历，了解她的价值观，明白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娉舒是个骨子里有点儿男人味的人，这从她的歌单里可以明显看到，瞧瞧她喜欢的那些歌手：许巍，高晓松，汪峰，老狼，罗大佑，李宗盛……都是文艺老男人曾经喜欢的对象。但与男作者写这些歌手不一样，娉舒是以女性的角度，来讲述自己与那些歌之间的故事。于是，本书就拥有了阳刚与柔媚、乐观与伤感、温暖与苍凉等既对立又融合的情绪，而你读来并无分裂感。

书中最为小女人的歌，是辛晓琪唱红的《领悟》。且看看娉舒是如何评价这首听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歌——“辛晓琪过于小女人；周华健，风过耳；李宗盛更洒脱，有笑看风云破的淡定”。这就很容易懂了，她更喜欢李宗盛的版本，更懂得这个老男人的心声，更愿意接触那些被磨砺后的情绪。

音乐是一个人独处时最好的陪伴，音乐也是一个人不同时间段、不同情绪下的内心反映。娉舒以歌名为题目，以音乐为素材，以生活故事为佐料，不知道她精

心制作的这道文字大餐，读者是否品出了多样的味道？

书中写到的歌，都是不同时期的流行音乐代表作，它们折射的是我们这帮 70 后的成长史与心灵史。很庆幸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少年到如今，都不缺情感充沛的动人作品。在理想年代，音乐人写出了饱含感性汁液的歌曲，这些歌曲，不同程度地成为我们身上的一部分气质。现在看来，依然喜欢这些歌的人，已经在孩子们那里，成了保守落伍者，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哪怕时间再过去几十年，我们一样有一颗拒绝成长也拒绝世故的心。

1985 年版的《雪山飞狐》，主题歌名字叫《雪中情》，那么多年过去，现在偶尔耳边还会响起它的旋律，“雪中情，雪中情，寒风潇潇，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娉舒这两年，依旧奔波在路上，她的这本书，让我把她想象为那个在雪中踏歌而行的女子，侠义而温情，清新而隽永。

《踏歌行》是一把钥匙

洪琳

一直想谢谢娉舒，是她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开设的专栏《踏歌行》，让我这个严肃的时事评论员能够在节目之外保持风趣幽默且文艺风骚。坚持写了这么多期，而且篇篇质量上乘，娉舒真的很不容易。和许多朋友一样，我也一直撺掇着她将《踏歌行》结集成书。

舒舒和我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又同样守着各自那家

很有风骨的传统媒体一干就是 20 多年。毫不夸耀地说，她的文章我最能读懂，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个人专栏《踏歌行》。而事实上，《踏歌行》里的每一篇文章，歌曲只是一个引子，作者的感悟、思考才是值得细品的。

很多歌，是有故事的歌。很多人，是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一起来听那些有故事的歌。这是舒舒开设这个专栏的初衷。读这个专栏，我习惯一边放着相应的歌曲，一边仔细地阅读老朋友熟悉的文字。每每读完听罢，我都有一种穿越到作者营造的意境或者歌曲映衬的年代的感觉，如同每篇文章反复斟酌才最终定下来的题目。比如，《我是否曾在北海“荡起双桨”》《那些〈闪亮的日子〉其实叫年轻》《他们显然已经忘了〈狂流〉》《〈当你老了〉唱给谁听》……

还记得《踏歌行》专栏开篇的话，里面说到我们这代人最喜欢的歌者罗大佑眼里的歌，“歌是语言绽放出的花朵”。1974 年，20 岁的罗大佑用吉他弹出一曲优美的旋律。他选择了徐志摩从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作品 *Song* 翻译过来的词：当我死去的时

候亲爱 / 你别为我唱悲伤的歌 / 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 /
也无须浓荫的柏树 / 让盖着我的青青的草歌 / 淋着雨也
沾着露珠 / 假如你愿意请记着我 /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
在悠久的坟墓中迷惘 / 阳光不升起也不消翳 / 我也许也
许我还记得你 / 我也许把你忘记……罗大佑的第一首作
品，就是这么悲伤的一首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那么一段忧郁或者强作忧郁的青春。《踏歌行》一网
打尽这些陶醉在歌声中、沉浸在忧郁里的人们。这注
定是一个粉丝年龄跨度很大、能引起几代人思考共鸣
的栏目。

于是，舒舒的《踏歌行》，在《天鹅之旅》里高挡
位大油门驶了出去，不见朗月导我迷途只有《星》，
那个《毕业生》不是我，《秋蝉》的世界里谢绝忧伤，
人生输赢在《向往》里听懂……听着这些熟悉的歌曲，
自然少不了感悟人生、理想、爱情。

2013年11月，李宗盛“既然青春留不住”演唱会
在北京开唱，我和舒舒还有许多朋友一起去哭去笑。
台上唱《山丘》的李宗盛，那年已经55岁，可还是那

个跟你跟我嬉皮笑脸插科打诨的老顽童。我那天隐隐感到舒舒是时候和过去道别了。只是一种感觉。

《越过〈山丘〉谁在等候》，当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知道舒舒告别了中青报，也告别了《踏歌行》这个专栏。舒舒约我给这本书作序，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她熟悉的人里我最懂她吧。

隆重推荐这本书。读《踏歌行》里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会和作者舒舒一样感慨：“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这样一些歌，为我们记录下何其相似的一切年轻——怎么样考学，怎么样上学，怎么样打饭，怎么样的学生澡堂，怎么样的校园情书，听过相似的歌，经历相似的生气与开心。这样一些歌，犹如一把公用钥匙，为站在宿舍昏暗楼道中的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然后我们微笑相对，相互招呼：进来吧！”

《踏歌行》，就是这样一把钥匙。打开心门，去寻找“心里活着的那个年轻人”，在你我怀念的“那一片白衣飘飘的年代”。